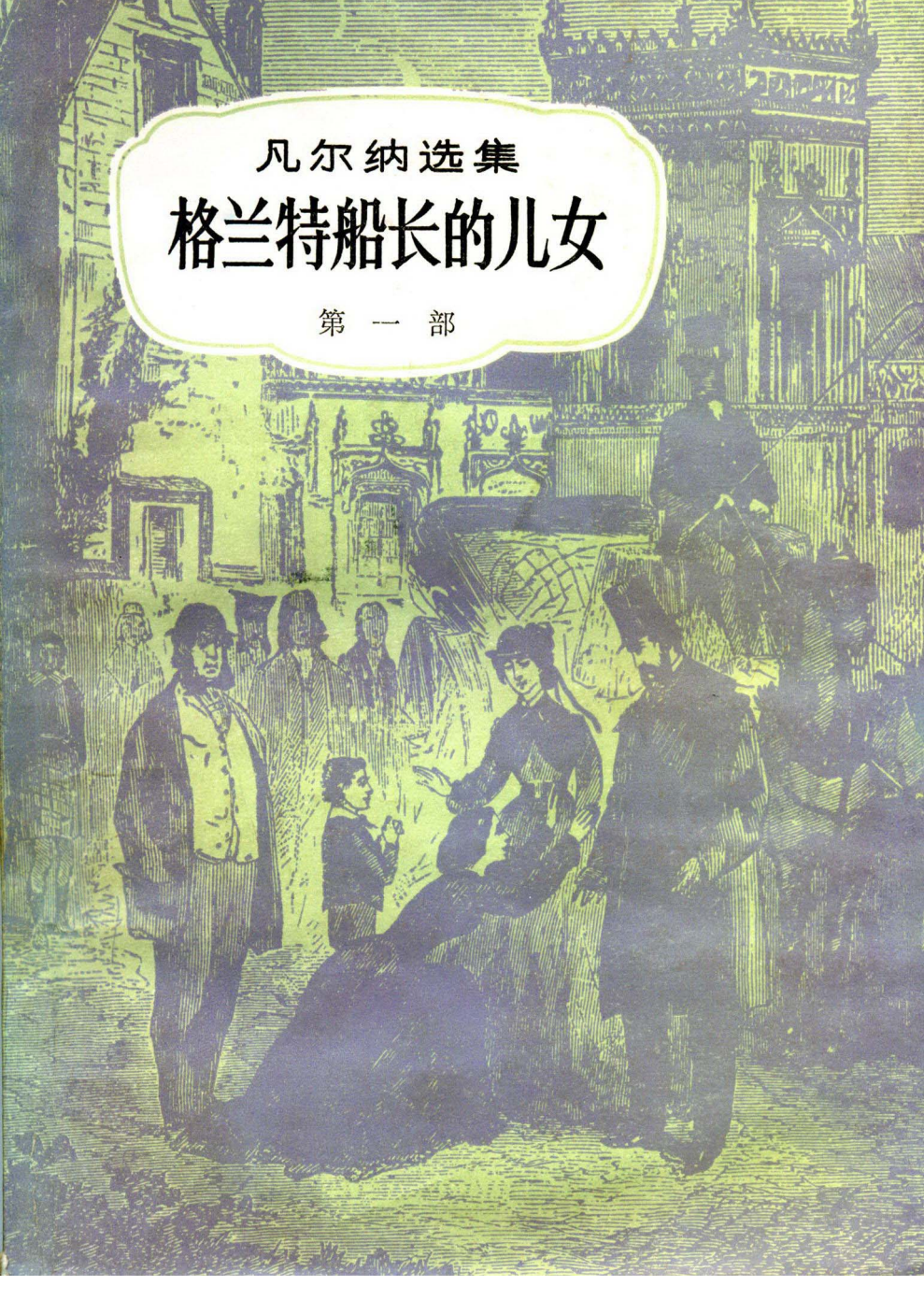


凡尔纳选集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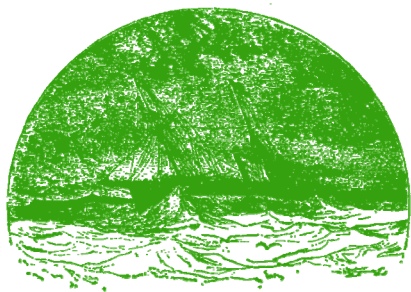
第一部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第一部

儒勒·凡尔纳著 范希衡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凡尔纳是法国的科学幻想小说家。《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是他的著名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中的第一部。这部小说的故事是描写游船“邓肯号”船主格里那凡得到两年前遇难失踪的苏格兰航海家格兰特船长的线索,请求英国政府派遣船只去寻找。英国政府对苏格兰人一直是歧视的,竟拒绝了他的请求。格里那凡对英国政府的态度颇为愤慨,毅然决定自行组织旅行队,亲自去完成这一事业。他带着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穿过南美洲的草原,横贯澳洲内地和新西兰,环绕了地球一周。一路上,他们以无比的毅力和勇敢,战胜了无数艰险,终于在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找到了格兰特船长。这部小说谴责了贫困、失业和人压迫人的现象,对殖民制度提出了控诉,对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表示了同情。这部小说可以启发青年培养勇敢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而且还能丰富青年的科学知识。本书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对黑人有轻蔑和歧视的描写,还渲染新西兰土著民族有吃人肉的现象等,我们在阅读时要加以注意。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法] 儒勒·凡尔纳著 范希衡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24 1/2 印张 7 插页 453 千字

1956年8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2月北京第7次印刷

印数 393,501—593,500 册 定价 2.00 元 (共三册)



儒勒·凡尔纳

目 次

第 一 章	天 秤 鱼	1
第 二 章	三 个 文 件	9
第 三 章	玛 考 姆 府	20
第 四 章	格 里 那 凡 夫 人 的 建 议	29
第 五 章	邓 肯 号 出 发 了	37
第 六 章	六 号 房 的 乘 客	45
第 七 章	巴 加 内 尔 的 来 踪 与 去 向	54
第 八 章	邓 肯 号 上 又 添 了 一 条 好 汉	63
第 九 章	麦 哲 伦 海 峡	71
第 十 章	南 纬 三 十 七 度 线	84
第 十 一 章	横 贯 智 利	95
第 十 二 章	在 一 万 二 千 英 尺 高 空	104
第 十 三 章	从 高 低 岩 儿 下 来	113
第 十 四 章	若 有 天 助 的 一 枪	125
第 十 五 章	巴 加 内 尔 的 西 班 牙 语	134
第 十 六 章	科 罗 拉 多 河	143
第 十 七 章	草 原	155
第 十 八 章	探 寻 蓄 水 场	168

第十九章	红狼	180
第二十章	阿根廷平原	193
第二十一章	独立堡	202
第二十二章	洪水	213
第二十三章	过着鸟儿的生活	224
第二十四章	依然过着鸟儿的生活	235
第二十五章	水火夹攻	247
第二十六章	大西洋	256

第一章

天 秤 鱼

一八六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东北风吹得很紧，一艘华丽的游船开足了马力，在北海峡^①海面上航行。英国国旗在尾樯的斜竿上飘拂，大桅顶上挂着一个小蓝幡，幡上有金线绣成的“E. G.”^②两个字母，字的上面还有个公爵冕形标记。这艘游船叫邓肯号，属爱德华·格里那凡爵士所有。爵士是英国贵族院苏格兰十二元老之一，同时是那全英驰名的皇家泰晤士河游船会最出色的会员。

格里那凡爵士和他年轻的妻子海伦夫人，以及他的一个表兄麦克那布斯少校都在船上。

邓肯号新近才造成，它驶到克来德湾^③外几海里的地方试航，现在正要回格拉斯哥^④；在已经看到阿兰岛的时候，瞭望台上的水手忽然报告：有一条大鱼扑到船后浪槽里来。船

① 在北爱尔兰与苏格兰之间。

② E. G.，即船主姓名 Edward Glenarvan（爱德华·格里那凡）这两个字的第一个字母。

③ 在苏格兰西。

④ 在克来德湾上。

长约翰·孟格尔立刻叫人把这事告诉格里那凡爵士。爵士带着麦克那布斯少校来到尾楼顶上，问船长那是一条什么鱼。

“可真了不得！阁下，”孟格尔回答说。“我想那是老大的
一条鲨鱼。”

“这一带海里会有鲨鱼？！”爵士惊奇地问。

“毫无疑问的，”船长又说。“有一种鲨鱼叫作‘天秤鱼’^①，在任何海洋里，在任何温度的地区都可以发现，这就是那种鲨鱼。除非我完全看错了，否则我们现在碰到的就是那么一个坏家伙！如果阁下同意的话，只要格里那凡夫人高兴看一种稀奇的钓鱼法，我们很快地就可以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觉得怎么样，麦克那布斯？”格里那凡问少校，“你赞成试一试吗？”

“你愿意，我就赞成，”少校悠闲地回答。

“而且，”孟格尔船长又说，“这种可怕的害鱼杀不尽。我们抓住机会除掉一害吧；如果阁下高兴的话，我们把它钓起来，既是一幕动人的景象，又是一个有益人群的善举。”

“你就这样做吧，”格里那凡爵士说。

爵士叫人通知海伦夫人。海伦夫人也上到尾楼顶上来了，她十分乐意来看看这幕动人的钓鱼。

海面非常清明；鲨鱼在海面上迅速地游来游去，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它忽而沉入水底，忽而飞跃前进，矫健惊人。孟格尔分别发出命令。水手们把一条粗绳从右舷栏上扔下海去，

^① “天秤鱼”是英国水手给它的名称，因为它的头象天秤，更正确地说，象个双头铁锤。因此，在法国也称之为“锤头鲨”。中文又名“双髻鲛”。

末端系着一个大钩，钩上穿着一厚块腊肉。那鲨鱼虽然还远在五十码以外，就闻到那块送给它杀馋的香饵了。它迅速地游近游船。大家看到它那灰黑色的双鳍猛烈地打着波浪，尾巴保持着全身的平衡，沿着笔直的一条路线前进。它一面向前游，一面瞪着两个突出的大眼睛，欲火仿佛在眼里燃烧着；翻身时，张开的两颚显出四排白牙。它的头很宽，好象一把双头铁锤安在一个长柄上。约翰·孟格尔不曾看错，它果然是鲨鱼中最贪馋的那一种，英国人叫作“天秤鱼”，法国普罗旺斯省^①有人叫作“犹太鱼”。

邓肯号上的乘客们和水手们都出神地看着鲨鱼的动作。一会儿那家伙就游到钩边来了，它打个滚，以便更容易吞钩，那么大的一块香饵到它的粗喉咙里就不见了。它立刻拖着缆索猛烈地一摇，被钩上了。水手们赶快旋转帆架末端的辘轳，把那怪物吊了上来。

鲨鱼一看出了水，蹦得非常厉害。但是人们有法子制服它：又是一根绳子，末端打了个活结，套住它的尾巴，叫它动弹不得了。不一会儿，它就从舷栏上被吊上船来，摔到甲板上。这时，一个水手悄悄地走近它，狠命地一斧头把它那可怕的尾巴砍断了。

钓鱼的一幕结束了；那怪物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水手们的报仇心得到了满足，但是好奇心还没有得到满足。是啊，任何船上都有这样一个习惯：杀了鲨鱼要在肚子里仔细找一下。水手们知道鲨鱼是什么都吃的，希望在它的肚子里找到一点

^① 法国东南部地中海滨的一个地区名。

意外的收获，这种希望并不是经常落空的。

格里那凡夫人不愿参加这种腥臭的“搜索”，回尾楼去了。鲨鱼还在喘息哩；它有十英尺长，六百多斤重。这样的长度和重量一点也不稀奇；不过，天秤鱼虽不是鲨鱼中最大的一种，至少也算是最凶猛的一种。

不一会儿，那大鱼被人们毫不客气地用大斧头剖开了肚子，鱼钩直吞到肚子里，但肚子却还是空空的；很明显，那家伙很久没有吃东西了。水手们没精打采地正要把那残骸扔下海，这时候在鲨鱼的脏里，有个粗糙的东西把水手长的注意力吸引住了。

“呃！那是什么呀？”他叫起来。

“那个呀，”一个水手回答说，“那是一块石头，那家伙吞下去为了平衡身体的。”

“去你的吧！”另一个水手说，“那明明是个连环弹^①，打进了这坏蛋的肚子，还没来得及消化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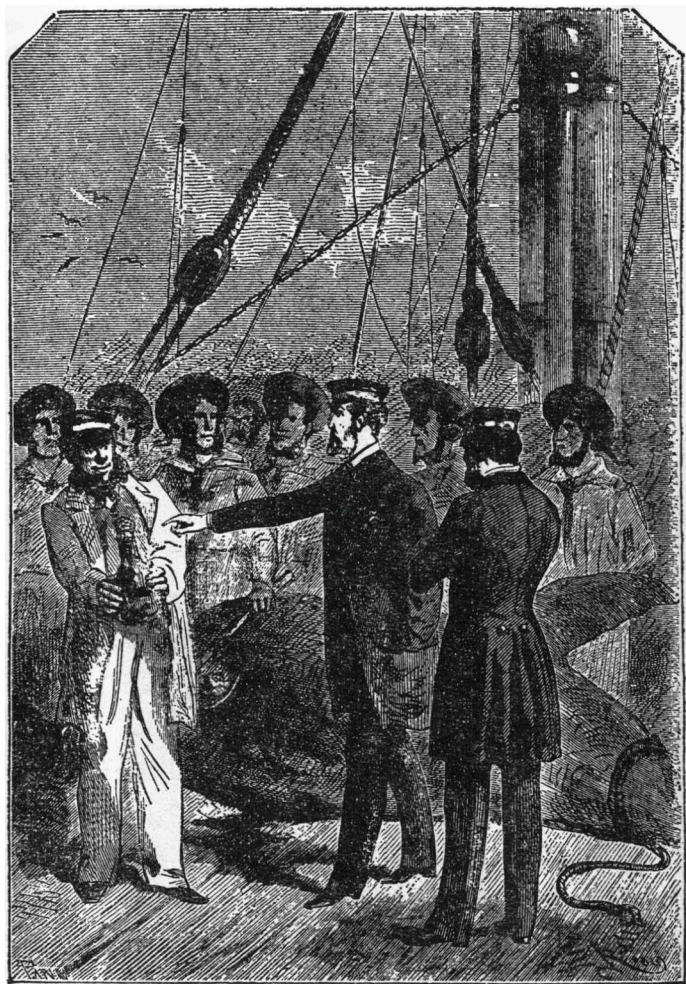
“你们都别胡说，”大副汤姆·奥斯丁驳斥道，“你们不看见这家伙是个酒鬼吗？它喝了酒不算，连瓶子都吞下去了。”

“怎么！”格里那凡爵士也叫了起来，“鲨鱼肚里有只瓶子吗？”

“真是瓶子，”水手长回答，“不过，很明显，这瓶子不是从酒窖里拿出来的。”

“那么，奥斯丁，”爱德华爵士又说，“你细心地把瓶子取出来，海上找到的瓶子常常是装着宝贵的文件的。”

① 从前的一种炮弹，用铁链连住，双双打出，以便截断敌船的桅杆。



“怎么!” 格里那凡叫了起来, “鲨鱼肚里有只瓶子吗?”

“你相信这事吗？”麦克那布斯少校问。

“我相信至少这是可能有的事。”

“啊！我并不和你抬杠，”少校回答，“也许那瓶子里有个秘密哩。”

“一会儿我们就知道呀，”格里那凡说。“怎么样，奥斯丁？”

“喏，”大副回答，指着他费了不少力气才从鲨鱼肚子里取出来的那个不成样儿的东西。

“好，”格里那凡说，“叫人把那个难看的東西洗干净，拿到尾楼里来。”

奥斯丁照办了，他把这离奇的瓶子送到方厅里，放在桌子上。格里那凡爵士，麦克那布斯少校，约翰·孟格尔都围着桌子坐下。一般说，女人总是有点好奇的。海伦夫人当然也围了上来。

在海上，小事都是当作大事看待的。有一阵子，大家一声不响，眼巴巴地望着这只玻璃瓶子。这里面装的是船只出事的线索呢，还是一个航海者闲着无聊写了一封不相干的信丢到海浪里玩的呢？

为了要知道其中的究竟，格里那凡立刻着手检查瓶子。他十分小心在意——正如这种工作所要求的那样——好象一个英国检察官在侦查一件重大案件的案情。格里那凡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一件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无所谓的事，往往会发现重要的线索。

在检查瓶子内部之前，先检查外部。它有个细颈子，口部很坚实，还有一节上了锈的铁丝，瓶身很厚，即使受不同程

度的压力都不致破裂，一看就知道这是法国香槟省^①制造的。阿依^②或埃佩尔内^③的卖酒商人常常拿这种瓶子敲击椅档子，椅档子敲断了，瓶子仍然没有任何裂纹。这次发现的这只瓶子能够经过长期漂泊，不知被碰撞过多少次，而还能完整无损，也就是因为它特别结实的缘故。

“是一只克里各酒厂的瓶子。”少校随便说了一句。

正因为他是内行，所以他的判断并没有人提出异议。

“我亲爱的少校，”海伦回答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瓶子是从哪里来的，单知道是哪家酒厂的出品，有什么用呢？”

“我们就会知道从哪里来的呀，我亲爱的海伦，”爱德华爵士说，“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它是来自很远的地方。你看，瓶外面巴着的这层凝固的杂质，可以说，在海水浸渍的影响下，都已经变成矿石了！这瓶子在钻进鲨鱼肚子之前，就已经在大洋里漂流了很久了。”

“我不能不赞同你的看法，”少校回答说，“这只玻璃瓶子外面有这么厚一层杂质，可能经过了一个长途旅行。”

“究竟它从哪里来的呢？”格里那凡夫人问。

“你等着呀，我亲爱的海伦，等一等，研究这瓶子要耐心点。除非我完全推测错了，要不然，我们所提出的问题，瓶子本身是会给我们答复的。”

格里那凡一面说着，一面刮去护着瓶口的那层坚硬的物质，不一会儿，瓶塞子露出来了，但是已被海水侵蚀得很厉害。

“可惜啊！”格里那凡说，“即使瓶里有文件，一定也保存得

① 在法国东北部，香槟酒的产地。

②、③ 都在香槟省。

不好了。”

“恐怕是哩，”少校附和着。

“我还有个推测哩，”格里那凡又说，“瓶口既塞得不紧，一丢到海里不久就要沉下去，幸而鲨鱼吞了下去，才把它送到邓肯号上来。”

“那是毫无疑问的，”约翰·孟格尔回答。“然而，如果我們是在大海里捞起它，知道捞获地方的经纬度，那就更好了。因为，我们一研究气流和海流的方向，就可以知道它漂泊的路程，现在它是由这种惯好逆风逆流的鲨鱼送到我们手里来的，我们就无法计算了。”

“我们看看再说罢，”格里那凡回答。

这时候他十分仔细地拨开瓶塞子，一股咸味布满了尾楼。

“怎么样？”海伦夫人问，带着女人惯有的急躁情绪。

“是呀！”格里那凡说，“我没有猜错！里面有文件！”

“文件呀！是文件呀！”海伦夫人叫起来。

“不过，”格里那凡回答说，“大概因为潮气侵蚀得很厉害，都沾在瓶上了，拿也拿不出来。”

“把瓶子打破罢，”麦克那布斯说。

“我倒想不要把瓶子弄破，”格里那凡反驳。

“我也希望如此，”少校跟着转了话。

“自然是不打破瓶子好，”海伦夫人说，“但是瓶里的东西比瓶子更重要呀，只好牺牲瓶子了。”

“阁下只要把瓶颈子敲掉，”约翰·孟格尔建议说，“文件就可以完整地抽出来。”

“就这样做吧！我亲爱的爱德华，”海伦夫人叫道。

事实上也很难有别的办法；所以，格里那凡爵士虽然舍不得，也只有下决心把那宝贵的瓶子的颈子敲断。因为，外面的一层杂质已经硬得和花岗岩一样，非用铁锤不可。不一会儿，瓶颈子的碎片落到桌子上，人们立即看见几块纸沾在一起。格里那凡小心地把那些纸头抽出来，一张一张地揭开，摊在桌上。这时海伦夫人，少校和船长都挤在他的身边。

第二章

三个文件

这几块纸头，由于海水的侵蚀，成行的字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不成句子模糊不清的字迹。格里那凡爵士仔细地观察了几分钟；颠来倒去地看着；又摆在阳光下照照，海水没有侵蚀掉的字迹，连最细微的一笔一划都省察到了；然后，他看了看那些用眼光盯住他并且等得不耐烦的朋友们，说道：

“这里有三个不同的文件，很可能就是一个文件，不过是用三种文字写的：一份是英文，一份是法文，还有一份是德文。从没有磨掉的那几个字看来，这一点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

“至少，这几个字总有个意思吧？”格里那凡夫人问。

“很难说，我亲爱的海伦；这些文件上的字太不完整了。”

“也许三个文件上的字可以互相补足吧？”少校说。

“应该是可以的，”孟格尔回答，“因为海水决不能把三个文件上同一行的字一个个都侵蚀掉，我们把那些残字断句凑合起来，总可以有一个看得懂的意思。”

“我们正是要这样做，”格里那凡爵士说。“不过，要一步



格里那凡仔细地观察文件。

一步地来。先看这英文的。”

这英文文件上的残字断句如下：

	62	Bri	gow
sink			stra
	aland		
skip	Gr		
	that monit		of long
and			ssistance
	lost		

“这些字没有多大意思，”少校带着失望的神气说。

“不管怎样，”船长回答说，“那些字总是英文呀。”

“关于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格里那凡爵士说，“sink（沉没），aland（上陆），that（此），and（及），lost（必死），这些字都是很完整的，skipp很显然就是 skipper（船长），里面说的是一位名叫 Gr…（格…）什么的，大约是一只遇难的海船的船长。”

“还有，”孟格尔说。“monit和ssistance这两个字的意思也很明显^①。”

“这样一看，也就很有点意思了，”海伦夫人说。

“只可惜一点，”少校回答，“有些整行的字都缺了。失事的船叫什么，失事的地点在哪里，我们怎么知道呢？”

① monit 应该是 monition（文件），ssistance 应该是 assistance（援救）。

“我们会找到的，”爵士说。

“不成问题，会找到，”少校又说，他总是以大家的意见为意见。“但是怎样去找呢？”

“我们把三个文件彼此互相补足就会找到了。”

“我们就这样来找罢！”海伦夫人又叫起来。

第二块纸比第一块损坏得还多些，只剩下几个这样不相联属的字：

7Juni	Glas
zwei	atrosen
	graus
bringt	ihnen

“这是德文，”孟格尔一眼看到就说。

“你懂德文吗，孟格尔？”格里那凡爵士问。

“阁下，我懂。”

“你懂，请你就讲讲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船长仔细看了看那文件，说道：

“首先，出事的日期确定了；7 Juni 就是六月七日，再把这日期和英文文件上的 62 凑合起来，我们就知道是‘一八六二年六月七日’这样一个完整的日期了。”

“好得很！”海伦夫人叫道，“再接下去！”

“同一行，还有 Glas 这个字，”那青年船长接着说，“把第一个文件上的 gow 字和它凑起来，就得 Glasgow 一词，显然是格拉斯哥港的一只船。”

“我的意见也是这样，”少校附和着说。

“文件上第二行全没有了。”孟格尔又说，“但第三行我看出两个重要的字：z wei 的意思就是‘两个’，atrosen 应该是 matrosen，意思就是‘水手’。”

“那就是说一个船长和两个水手遇难了，”海伦夫人说。

“很可能就是这样，”格里那凡爵士回答。

“我要老实向阁下承认，下面 graus 这一个字很使我为难，”船长接着又说。“我不知道怎样解释。也许第三个文件可以使我们懂得这个字。至于最后两个字，不难解释，bringt ihnen 的意思就是‘乞予’，如果我们把第一文件第六行上的那个英文字凑拢上去，我是说把‘援救’这字接上去，就凑成‘乞予援救’，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是啊！乞予援救！”格里那凡爵士说。“但是那几个不幸的人在什么地方呢？直到现在，我们对于空间一点线索还没有呀！出事地点我们丝毫也不知道！”

“我们希望法文文件说得更明白点，”海伦夫人说。

“我们再看看法文文件罢，”格里那凡爵士回答。“我们大家都懂法文，研究也就容易得多了。”

第三个文件这样写着：

troi	ats	tannia
	gonie	austral
		abor。
contin	pr	cruel indi
jeté		ongit
et 37°11'	lat	

“这里有数目字，”海伦夫人大声叫道，“看啊！诸位，你们请看！……”

“我们还是依次序来研究，”格里那凡爵士说，“我们从头看起。请你们让我先把这些残缺不全的字一个一个地提出来。头几个字我就看出是个‘三桅船’，把英法文两个文件凑拢起来，船名是完整的，叫作‘不列颠尼亚’。第二行后面的两个字 gonic 和 austral，只有后面一个字有意义，大家都晓得这是‘南半球’。”

“这已经是一点宝贵的启示了，”孟格尔回答。“那只船是在南半球失事的。”

“还很空洞，”少校说。

“让我再接着说下去，”格里那凡又说。“abor 这个字应该是 aborder，也就是‘到达’的意思。那几个不幸的人到达一个什么地方了。contin！是不是 continent（大陆）呢？这 cruel！……”

“cruel！”约翰·孟格尔叫起来，“正好就是德文 graus…… grausam 这个字啊！也就是‘野蛮的’意思呀！”

“我们再看下去！再看下去！”格里那凡说，他看见那些残缺不全的字逐渐有了个意思，他的兴趣也就自然而然地跟着提高了。“indi 是不是就是 inde（印度）这字呢？那些海员被风浪打到印度去了吗？还有 ongit 这个字，一定就是 longitude（经度）！下面说的是纬度：三十七度十一分。好了！我们有了正确的指示了！”

“但是经度还是不晓得呀！”麦克那布斯说。

“我们不能要求得这样完备啊，我亲爱的少校！”格里那凡

回答。“有正确的纬度已经是很好的了。不成问题，这张法文文件是三份文件中最完整的一份。而这三份文件又很显然地是彼此的译文，并且是逐字直译出来的，因为三张纸上的行数都是一样，因此，我们现在应当把三件并成一件，用一种文字译出来，然后再研求出它们最可能、最合理、最明白的意思。”

“你是拿法文，拿英文，还是拿德文来译呢？”少校问。

“拿法文译，”格里那凡回答，“既然有意思的字都是由法文保留下来的。”

“阁下说得对，”孟格尔说，“法文是我们大家都懂的。”

“自然罗。我现在来把这文件写出来，把残字断句凑拢起来，字句之间的空白还照样保留着，把没有疑问的字句补足起来，然后我们再来比较，判断。”

格里那凡立刻拿起一支笔，过了一会儿，他就把一张纸递给他的朋友们，纸上写着下列的几行字：

7 juin 1862	trois-mats	Britannia	Glasgow
1862年6月7日	三桅船	“不列颠尼亚号”	格拉斯哥
somber	gonie	austral	
沉没	戈尼亚	南半球	
à terre		deux	matelots
上陆		两名	水手
capitaine Gr		abor	
船长格		到达	
contin	pr	cruel	indi
大陆	被俘于	野蛮的	印地
jeté	ce	document	de longitude
抛	此	文件	经度

et 37°11' de latitude

37 度 11 分纬度

perdu

必死

portez-leur secours

乞 予 援救

这时一个水手来报告船长说：邓肯号已进入克来德湾，请船长发命令。

“阁下的意思怎么样？”孟格尔转过脸来问格里那凡爵士。

“赶快先开到丹巴顿，让海伦夫人回玛考姆府，然后我到伦敦去把这文件送给海军部。”

孟格尔就照这意思下了命令，那水手把这命令传达给大副去了。

“现在，朋友们，”格里那凡说，“我们来继续研究。我们找到了一个大商船失事的线索了。好几个人的性命就靠我们的判断力。因此，我们要绞尽我们的脑汁来猜出这个哑谜。”

“我们都准备这样做，亲爱的。”海伦夫人回答道。

“首先，”格里那凡又接着说，“我们要把这文件的内容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处理：（一）已经知道的部分；（二）可以猜到的部分；（三）尚未知道的部分。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什么呢？我们已经知道：一八六二年六月七日格拉斯哥港的一只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沉没了；两个水手和船长将这个文件在纬度三十七度十一分的地方丢下海里，请求援救。”

“十分正确，”少校说。

“我们还能够猜得到的是什么呢？”格里那凡又说。“我们还能猜到的首先是：那只船失事地点是在南半球海面上，这里

我要立刻引起你们对‘gonic’这个字的注意。这个字不是指一个地名吗？它不是一个地名的一部分吗？”

“是Patagonie（巴塔戈尼亚）^①呀！”海伦夫人叫道。

“没有问题啊。”

“但是巴塔戈尼亚是不是在南纬三十七度线上呢？”少校问。

“这个不难证实，”孟格尔一面打开南美地图，一面回答。

“正是这样呀！巴塔戈尼亚被南纬三十七度线掠过。南纬三十七度线先横截阿罗加尼亚^②，然后沿巴塔戈尼亚北部穿过草原，进入大西洋。”

“好！我们继续推测下去。abor就是aborder（到达）。两个水手和船长到达什么地方呢？contin……就是continent（大陆）；你们注意，是‘大陆’不是海岛。他们到达大陆后怎么样呢？有个神签一般的字‘pr’说明他们的命运。这个字是说明那几个不幸者是‘被俘’（pris）了或者‘做了俘虏’（prisonniers）了。被谁俘掳去了呢？被‘野蛮的印地安人’（cruels indiens）俘掳去了。我这样解释，你们信服不信服？空白里的字不是好象一个个地自动地跳出来了吗？你们不觉得文件的意义是很明显了吗？你们心里还有什么不明白吗？”

格里那凡说得斩钉截铁，眼光里充满着信心。他的全部热诚都灌注到大家的心里去了。他们都和他一样叫道：“再明显不过了！再明显不过了！”

① 阿根廷南部地方的旧称。

② 智利南部地区。

格里那凡爵士过了一會兒，又說：

“朋友們，所有這些假定，在我看來，都是非常可信的。我認為事情出在巴塔戈尼亞海岸附近。而且，我就要叫人在格拉斯哥港打聽一下不列顛尼亞號當初開出是要到什麼地方去的，然後我們就知道它是否有被迫駛到那一帶海面的可能。”

“啊！我們不需要到這樣遠的地方去打聽，”孟格爾回答說。“我這裡有全份商船日報，可以給我們正確的指示。”

“趕快拿出來查一查，趕快查！”格里那凡夫人說。

孟格爾拿出一大捆一八六二年的報紙，開始很快地翻了翻。他找的時間並不長，一會兒他就用滿意的聲調說：

“一八六二年，五月，三十日，秘魯！卡亞俄^①！滿載，駛往格拉斯哥港。船名不列顛尼亞號，船長格蘭特。”

“格蘭特！”格里那凡爵士叫起來，“就是那位心雄膽大的蘇格蘭人，他曾想在太平洋上建立一個新蘇格蘭呀！”

“是啊！”孟格爾回答。“就是他，在一八六二年乘着不列顛尼亞號自格拉斯哥港出發，後來人家就聽不到他的消息了。”

“再也不能懷疑了！再也不能懷疑了！”格里那凡說。“確實就是他。不列顛尼亞號五月三十日離開卡亞俄，八天后，六月七日，就在巴塔戈尼亞海面失事了。它的全部歷史都記載在這些乍看似乎不能辨識的殘余字迹裡面。你們該知道了吧，朋友們，我們推測到的事實真已不算少了。至於我們不知道的，現在只有一點：就是經度的度數了。”

① 秘魯西部的一個大商埠。

“既然地方的名称都知道了，经度的度数知道不知道就没有多大关系了，”孟格尔回答说。“我只要知道纬度，就能保证一直航到出事地点。”

“那么，我们不是全部都明白了吗？”格里那凡夫人说。

“全部都明白了，我亲爱的海伦，这文件上字与字之间的空白，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填充起来，仿佛格兰特船长亲口在讲，我在替他做笔录一样。”

格里那凡爵士说着就立刻拿起笔，毫不迟疑地作成下列记录：

1862年6月7日，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籍隶格拉斯哥港，沉没在靠近巴塔戈尼亚一带海岸的南半球海面。因急求上陆，两水手和船长格兰特立即到达此大陆，将受俘于野蛮的印地安人。兹特抛下此文件于经……纬37°11'处。乞予救援，否则必死于此！

“好！好！我亲爱的！”海伦夫人说。“如果那些不幸的人们能够重新回到祖国，那都全亏了你呀！”

“他们一定能够重新回到祖国，”格里那凡回答说。“这文件说得太明显，太清楚，太确实了，英国决不会把它的孩子们就这样丢在那荒僻的海岸上不去营救。决不会的。它过去曾经营救过富兰克林^①和其他许多失事的船员，它今天也必然会营救不列颠尼亚号的遇难船员的！”

“这些不幸的人一定都有家庭，家里人一定都在因他们失踪而哭着哩！”海伦夫人又说。“也许这可怜的格兰特还有妻子和儿女！……”

① 约翰·富兰克林（1786—1847），英国航海家，在北极探险遇难。

“你说得对，我亲爱的夫人，我负责通知他们，告诉他们并没有完全失望。现在，朋友们，我们回到后楼顶上去，我们快要到港口了。”

果然，邓肯号开足马力，沿着比特岛的海岸航行，洛司舍区和那座躺在肥沃山谷里的美丽的小城都已经落在右舷后面了；接着，它就驶进海湾狭窄的航道，在格里诺克城面前转了弯，到了晚上六点钟，它就停泊在丹巴顿的那座雪花岩的脚下，岩顶上还矗立着苏格兰英雄华来斯^①的那座著名的府第。

那里，一辆马车套好了马在等候着海伦夫人，准备把她和麦克那布斯少校一起送回玛考姆府。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年轻夫人拥抱告别后，就跳上了去格拉斯哥的快车。

但他在动身前，先利用一个更迅速的交通工具发出一个重要的启事，几分钟后，电报就把这启事送达太晤士报和每晨纪事报了。启事内容如下：

“欲知格拉斯哥港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及其船长格兰特消息者，请询格里那凡爵士。地址：苏格兰，丹巴顿郡，吕斯村，玛考姆府。”

第三章

玛考姆府

玛考姆府是高地^②最富有诗意的一座住宅，位置在吕斯

① 华来斯，十三世纪苏格兰解放战争中的人民领袖，后被英人杀害。

② 苏格兰南部地区的名称。

村附近，俯瞰着吕斯村的那个美丽的小山谷。乐蒙湖的清波浸浴着高墙的石基。从远得记不清的年代起，这座住宅就属于格里那凡家里了。格里那凡族在这罗布·罗伊^①与弗格斯·麦克格里高^②的故乡，还保存着沃尔特·司各特^③的小说中那些古代英雄的好客遗风。当社会革命^④在苏格兰爆发的时代，许多佃户都因为无力缴付过高的地租被领主赶走了。他们有的饿死了，有的做了渔夫，有的离开了家乡。整个社会都陷入绝望的境界。在所有的贵族中，只有格里那凡这一族认为信义约束贵族和约束平民是一样的，他们对佃户始终以信义相待。因此他们的佃户中没有一个丢开他们的老家，没有一个离开他们的故乡，个个都继续做格里那凡氏的臣民。所以就是在那种恩断义绝的乱世，格里那凡氏的玛考姆府始终只有苏格兰人住在里面，和现在邓肯号船上只有一色的苏格兰人一样。这些苏格兰人都是老领主麦克格里高，麦克法伦，麦克那布斯，麦克诺顿的庄户的子孙，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根生土长在斯特林和丹巴顿两郡的孩子们：他们都是些老实人，全心全意地忠于旧主，其中有些人还会说古喀里多尼亚^⑤的语言哩。

格里那凡爵士家资极富，一向仗义疏财，他的仁慈还超过

① 苏格兰的著名侠盗，司各特曾将他的生平写成小说。

② 苏格兰十六世纪末期的农民革命领袖。

③ 英国十九世纪初期著名的历史小说家，苏格兰人。

④ 大约指詹姆斯六世（1566—1625）时代的农民革命，革命失败了，所以贵族加紧压迫农民。

⑤ 苏格兰的古称。

他的慷慨，因为慷慨是有限度的，而仁慈可以是无边的。这位身为吕斯村绅士的玛考姆府的“业主”，是英国贵族院的元老，代表本郡。但是，由于他的雅各派^①的思想，由于他不愿逢迎当时的王朝，他颇受英国政客们的歧视。再者，他始终继承着他先辈的传统，坚决抵抗“南方人”^②的政治侵略，这更是他被歧视的原因。

格里那凡爵士虽然不是个胸襟狭隘、智慧平庸、思想落后的人。不过，他尽管打开着他那一郡的大门，迎接一切进步的事物，可是他内心中总是苏格兰第一，他在皇家泰晤士河游船会的竞赛中用他的快速游船和人家较量，正是为着要替苏格兰争光。

格里那凡爵士现在三十二岁；身材高大，容貌有些严峻，但是眼光却无限地温和，他的整个仪表都反映着那高地的诗意。人们都知道他极端豪迈，敢作敢为，任侠仗义，有古代骑士的作风，确实是一位十九世纪的弗格斯^③。但是最突出的还是他那一派仁慈心肠，他甚至比圣·玛丁^④还要仁慈，他恨不得把他穿的大衣整个都送给高地的贫民。

格里那凡爵士和海伦小姐，结婚才不过三个月；海伦小姐是有名的旅行家威廉·塔夫内尔的女儿，威廉是为了研究地理并热中于勘察而牺牲性命的许多学者之一。

① 英国忠于英逊王詹姆斯二世的一派。

② 指英格兰人，因英格兰岛位于苏格兰之南，英格兰人在政治上不断地压迫北方的苏格兰人和南方的爱尔兰人。

③ 中古时期的苏格兰君主，骑士的领袖与典型。

④ 中世纪的基督教圣人，据说曾将所着大衣割去一半以赠穷人。

海伦小姐不是贵族出身，但她是纯粹的苏格兰人，这一点，在格里那凡爵士看来，就抵得上任何一个贵族门第了。她是个妩媚、勇敢、热情的少女，吕斯村的绅士就和这样一个女郎结成了终身伴侣。当他初次遇见她时，她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差不多没有财产，独自住在基巴特里克地方她父亲的一所房子里，他知道这个可怜的少女会是一个贤妻，所以他娶了她。海伦小姐才二十二岁，是个金发美人，眼睛蓝得和苏格兰春天早晨的湖水一般。她对丈夫的爱超过她对丈夫的感激。看她那样怜爱丈夫，就仿佛她自己是个豪富的继承人，而丈夫却是个无人过问的孤儿。至于她的佃户们和仆役们，他们都称她为“我们仁慈的吕斯夫人”，就是为她牺牲性命也是甘心的。

格里那凡爵士和海伦夫人幸福地生活在玛考姆府里，府的四周环绕着高地的那片荒野而壮丽的大自然。湖边的幽径都充满了枫树和栗树的浓荫；湖岸上还有人唱着古代的战歌；荒凉的山峡里还有许多古代建筑的遗迹，令人想起苏格兰历史上的光荣。他们夫妇俩就常在这些美景中散步。今天他们钻进白桦树或落叶松的林子里，在一望无边的霜叶初黄的灌木丛中消失了，明天，他们又攀登乐蒙山的峻岭，或者骑着马在阒无人迹的幽谷里奔驰。他们观察着、体会着、欣赏着那富有诗情的、直到今天还被称为“罗布·罗伊之乡”的胜境，以及沃尔特·司各特所歌颂的那些著名的景色。傍晚，当“麦克·法伦之灯”^①在天边放出光芒的时候，他们就去沿着府第外的复

① 麦克·法伦所建的灯塔。

道徘徊，这种古老的回廊象是给玛考姆府套上一个垛堞构成的项圈。在那儿，他们俩坐在一块孤立的石头上，沉思着，在大自然的沉寂中，在淡淡的月光下，仿佛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人，夜色渐渐向越来越暗的山峰上笼罩下来，他们俩陶醉在这出神入化与胸襟开朗的境界里。只有两颗相爱的心灵才能领略到大地上的这种秘密。

他们结婚后的头三个月就是这样过去了。但是格里那凡爵士并没忘记他的妻子是一个大旅行家的女儿！他想，海伦夫人的心里一定还保有她父亲的那些愿望；果然，他这样想法，一点也没有想错。邓肯号造好了，它将载着格里那凡夫妇到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去，经过地中海一直到希腊附近一带的群岛。当丈夫把邓肯号交给她支配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海伦夫人是多么快乐啊！是呀，到那风光明媚的希腊去度爱情生活，看着蜜月在那仙境一般的东方海岸上上升，世界上的幸福有比这个更大的么？

然而，这时候格里那凡爵士已经到伦敦去了。当前的急务是要援救几个不幸的遇难船员呀；所以海伦夫人对这次短时间的分离，悬念的成分居多，郁闷的成分较少。第二天，接到丈夫的一封电报，她估计丈夫很快就可以回来；晚上收到一封信说要延期，因为格里那凡爵士的建议碰到了若干困难；第三天，又有一封信，信里格里那凡爵士流露出对海军部的不满。

这一天，海伦夫人心中不安起来。晚上，她正一人闷坐在房里的时候，忽然总管家哈伯尔进来告诉她有一个少女和一个男孩，要求和格里那凡爵士说话，问她愿不愿去接见。

“是本地人吗？”海伦夫人问。

“不是的，夫人，”总管家回答，“因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乘火车到巴乐支，由巴乐支到吕斯村，他们是步行来的。”

“请他们上来罢，哈伯尔，”格里那凡夫人说。

总管家出去了。一会儿，那少女和小孩被引到海伦夫人的房里来了。从他们的面孔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姊弟俩。姊姊十六岁，她那副漂亮的面孔显得有些疲乏，那双眼睛似乎是哭得肿肿的，那副表情又沉着又勇敢，那身装束又素雅又整洁，这一切叫人一见就对她发生好感。她搀着十二岁的弟弟，这孩子态度坚决，好象是他姊姊的保镖。真的！谁要是冒犯了他的姊姊，这条小好汉就会立刻出头的！姊姊乍到海伦夫人面前，有些楞住了。海伦夫人赶快先开腔：

“你们想找我说话吗？”她边问边用眼光鼓励着那女孩。

“不是，”那男孩用坚定的语气回答，“不是找你。我们要找格里那凡爵士本人。”

“请原谅他，夫人，”姊姊立刻说，用眼睛瞅着弟弟。

“格里那凡爵士不在家，”海伦夫人又说，“我就是他的太太。如果我可以代替他的话……”

“您就是格里那凡夫人吗？”那少女说。

“是的，小姐。”

“就是关于不列颠尼亚号沉没的事在太晤士报上登了一条启事的那位玛考姆府的格里那凡爵士的夫人吗？”

“正是！正是！”海伦夫人赶忙接着回答。“你们是什么人？……”

“我是格兰特小姐，夫人，这就是我的弟弟。”



“我是格兰特小姐，夫人，这就是我的弟弟。”

“啊！格兰特小姐呀！格兰特小姐！”海伦夫人叫起来，一面把那少女牵到身边，拉住她的双手，同时又吻着那小好汉的小脸。

“夫人，”那少女问，“关于我父亲沉船的事，您可知道些什么？他还活着吗？我们还可能见到他吗，我恳求您，请您说啊！”

“我亲爱的孩子，”海伦夫人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意给你们一场空欢喜……”

“您尽管说，夫人，您说罢！我是够坚强的，痛苦我忍受得了，不怕听见坏的消息。”

“我亲爱的孩子，”海伦夫人回答，“希望是很渺茫的；不过，也可能有一天你们会跟你们的父亲重新见面的。”

“上帝呀！上帝！”格兰特小姐叫着，忍不住流下泪来，同时小罗伯尔抱住格里那凡夫人的双手直吻。

这一阵悲喜交集的情绪过去了，那少女不由自主地提出了很多问题；海伦夫人对她说了捞获文件的经过，又根据文件说明了怎样不列颠尼亚号在巴塔戈尼亚附近沉没了，怎样只有船长和两个水手逃出了性命，后来可能爬上了大陆，怎样他们用三种文字写了一个文件丢到海里，向全世界的人求援。

当海伦夫人这样叙述着的时候，小罗伯尔眼巴巴地望着她，他的生命仿佛就悬在海伦夫人的嘴唇上；他的儿童想象力在他的脑子里刻划出他父亲必然会碰到的许多危险：他仿佛看见他父亲站在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上，看见他在海浪中挣扎，他仿佛和父亲在一起，扒住了海边的岩石，后来又气喘吁吁地在沙滩上爬着，离开了海上的狂澜。在海伦夫人叙述的

过程中，他有好几次嘴里不自觉地叫出来：

“啊！爸爸！我可怜的爸爸啊！”一面叫着，一面靠紧他的姊姊。

至于格兰特小姐呢，她合着双手，一声不响，细心听着直到叙述完了，她才说：“啊！夫人！那文件呢？那文件呢？”

“那文件不在我这儿，我亲爱的孩子，”海伦夫人回答。

“不在您这儿吗？”

“不在，为了你的父亲，格里那凡爵士把那文件带到伦敦去了；但是文件里写的东西我都一字一字地告诉你们了，我们怎样找出了文件的正确意义，我也告诉你们了。在那些几乎全都剥蚀掉的残余字迹里，波浪还保全了几个数目字，只可惜经度……”

“不需要有经度呀！”那小男孩叫道。

“是呀，罗伯尔先生，”海伦夫人一面回答，一面看着他那副坚决的神情，不禁微笑起来。“因此，你看，格兰特小姐，连那文件里的细微末节您都知道了，您知道得和我一样多呀。”

“是的，夫人，”那少女回答，“但是我倒想看看我父亲的笔迹。”

“那么，等明天，也许明天格里那凡爵士就会回来。我的丈夫带着这个不可否认的文件，想把它拿给海军部的审计委员们看看，以便发动他们立即派船去寻找格兰特船长。”

“是真的吗，夫人！您二位真为我们去办交涉了吗？”那少女叫起来，表示十分感谢。

“是的，亲爱的孩子，”海伦夫人回答，“我们不该接受任何感谢，随便什么人处在我们的地位，都会象我们这样做的。但

愿我使你们的心里产生的希望能够实现啊！请你们就住在我们家，等格里那凡爵士回来……”

“夫人，”那少女回答，“我不能凭您对陌生人表示的同情而来过分打扰您。”

“陌生人吗！亲爱的孩子，您的弟弟和您在这屋里都不是陌生人呀，您们既来了，我要格里那凡爵士能够告诉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人家将要怎样设法去援救他们的父亲。”

这样热诚的邀请是不便拒绝的。因此，格兰特小姐同意了和弟弟就在玛考姆府里等候格里那凡爵士。

第四章

格里那凡夫人的建议

在这一席谈话当中，海伦夫人没有提到格里那凡爵士在来信中对海军部审计委员们的态度所表示出来的焦虑。也没有一字触及格兰特船长在南美洲可能被印地安人俘掳的事实。这些话，要是说了出来，徒然使那两个可怜的孩子为他们父亲的处境担忧，徒然减少他们所抱的希望，又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丝毫无补于事的呀。因此，这两点海伦夫人决计不提了；她回答了格兰特小姐的各项问题之后，反过来对格兰特小姐的生活和处境问长问短，她感觉到格兰特小姐仿佛是她弟弟在世界上唯一的保护人。

格兰特小姐的生活和处境是一段动人而又简单的历史，这段历史更增加了格里那凡夫人对她的同情。

玛丽·格兰特小姐和罗伯尔·格兰特是格兰特船长仅有

的两个孩子。格兰特是他们的姓。船长自己的名字是哈利。哈利·格兰特在罗伯尔出生的时候就死了妻子；每当他作远程航行的时候，他就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一位年老慈祥的堂姊姊。格兰特船长是个精明强干的海员，他既善于航海，又善于经商，一身兼备着普通商船船长所难得的这双重才干。他住在苏格兰珀思郡的敦提城。因此格兰特船长是本地人氏。他的父亲是圣·卡特琳教堂的牧师，曾让他受完全教育，因为他父亲认为受完全教育对任何人都永远是有利无害的，纵然是对于一个远洋航行的船长，也是有好处的。

哈利·格兰特先做大副，后来做船长，在最初几次远洋航行中，业务颇有成就，到了罗伯尔出生后的几年，他已经积有一些资财了。

就是在那时期他想起了一个伟大的计划，使他的名字传遍了苏格兰。他和格里那凡氏的人们一样，也和低地^①的若干世家大族一样，对于那向北侵袭的英格兰始终是貌合神离的。在他看来，他的家乡——苏格兰的利益不可能是盎格罗-撒克逊人^②的利益，因此，他想以个人的力量促进苏格兰利益的发展，决心在澳大利亚一带找出一片陆地来使苏格兰能作大规模的移民。他是不是梦想着将来也追随北美合众国的先例，并和印度、澳洲迟早也必然要做到的那样，要争取苏格兰人脱离大英帝国而独立呢？或许他是这样想的。大概他曾把他这个内心的希望泄漏出去了。因此，不降了解，政府是不会对他这种移民计划予以支持的，政府不但不予以支持，甚至于

① 在苏格兰中部。

② 住在英格兰岛而掌握全英实际权力的民族。

还给他制造种种困难，而这种种困难，如果是在别的国家，也许把计划人的性命都送掉了。但是哈利·格兰特并没有灰心，他号召同胞发扬爱国主义的精神，他自己拿出全部家产来实现他的计划，他造了一只船；组成了一个精干的船员队，他把儿女托付给那年老的堂姊姊，自己就出发到太平洋上各大岛探险去了。那是一八六一年的事。在头一年里，直到一八六二年五月，人们都还不断地得到他的消息；但是自从六月里他离开卡亚俄以后，就没有人再听到关于不列颠尼亚号的情况了，商船日报对船长的命运也只字不提了。

也就是在那时期，哈利的堂姊姊又死了。自此以后这两个孩子成了举目无亲的孤儿。

那时，玛丽·格兰特才十四岁；她勇敢坚毅的心灵对她的境遇毫不畏怯，她把她的全部精力都花在她那幼小的弟弟身上。这孩子不但要养，还要教呀。亏了她的节约、谨慎和聪明，亏了她日夜劳作，亏了她为弟弟牺牲一切，这位幼年的姊姊居然把教养弟弟的工作担任下来了，她沉着地代尽了母亲的责任。这种处境是十分动人的，两个孩子就这样在敦提生活着，高傲地安贫吃苦，勇敢地 and 穷困斗争。玛丽一心一意只想到弟弟，她为他梦想着幸福的前途。可怜啊：她一直认为不列颠尼亚号永远完事了，父亲是死了，死定了。当她偶然翻到太晤士报上的那条启事使她突然又从绝望中跑了出来的时候，她那种感奋的心情实在是无法形容的。

她毫不迟疑，立刻决定来打听一下消息。哪怕这消息告诉她格兰特船长的尸体在荒僻的海边一只破船底里发现了，也要比受那种生死不明、半信半疑、永远牵肠挂肚的痛苦好些。

因此她把这消息和她的决心告诉了弟弟；当天两个孩子就乘了上珀思去的火车，晚上就到了玛考姆府，到了玛考姆府，玛丽又在长久的忧虑之后开始有了希望了。

以上就是玛丽·格兰特对格里那凡夫人所讲的她的苦痛历史，她简简单单地说着，丝毫没有想到在这一段历史里，在这漫长的苦难年月里，她表现得完全是一个英雄女郎；然而海伦夫人却想到这一点，有好几次她忍不住淌眼泪，把格兰特船长的两个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

至于罗伯尔，他听这段故事也还是第一次，他瞪着两只大眼睛听着姊姊说，他现在才知道姊姊过去所做的一切，所忍受的一切，最后他抱着姊姊叫道：

“啊！妈妈呀！你就是我的亲妈呀！”这叫声是不由自主地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

大家谈着谈着，已经是深夜了。海伦夫人怕两个孩子过分疲乏，不愿意把话拉得太长，于是便把玛丽·格兰特和罗伯尔领到为他们准备的卧房里去了，他们倒下就睡着了，梦想着美好的将来。他们走开之后，海伦夫人就叫人把少校请来，并把当晚和两个小格兰特接触的全部经过告诉了他。

“好个小女孩子啊，玛丽·格兰特！”少校听了他表弟妇的叙述之后说。

“愿老天保佑我的丈夫交涉成功吧！”海伦夫人回答，“否则这两个孩子的处境更不堪设想了。”

“他会交涉成功的，”麦克那布斯又说。“否则海军部那些老爷们的心肠真是比波特兰^①的岩石还要硬了。”

虽然少校这样保证，海伦夫人还是不放心，这一夜都没有

睡好。

第二天天一亮，玛丽·格兰特和他的弟弟就起来了。他们正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这时忽然听到一阵马车声。格里那凡爵士马上加鞭地赶回玛考姆府了。几乎就在这时候，海伦夫人由少校陪着也到了院子里，直向着她的丈夫奔去。她的丈夫仿佛很忧郁，很失意，很愤慨。他拥抱着他的夫人，但没说一句话。

“怎么样了，爱德华，爱德华？”海伦夫人急着问。

“怎么样吗？我亲爱的海伦，”格里那凡爵士回答说，“那班人一点心肝都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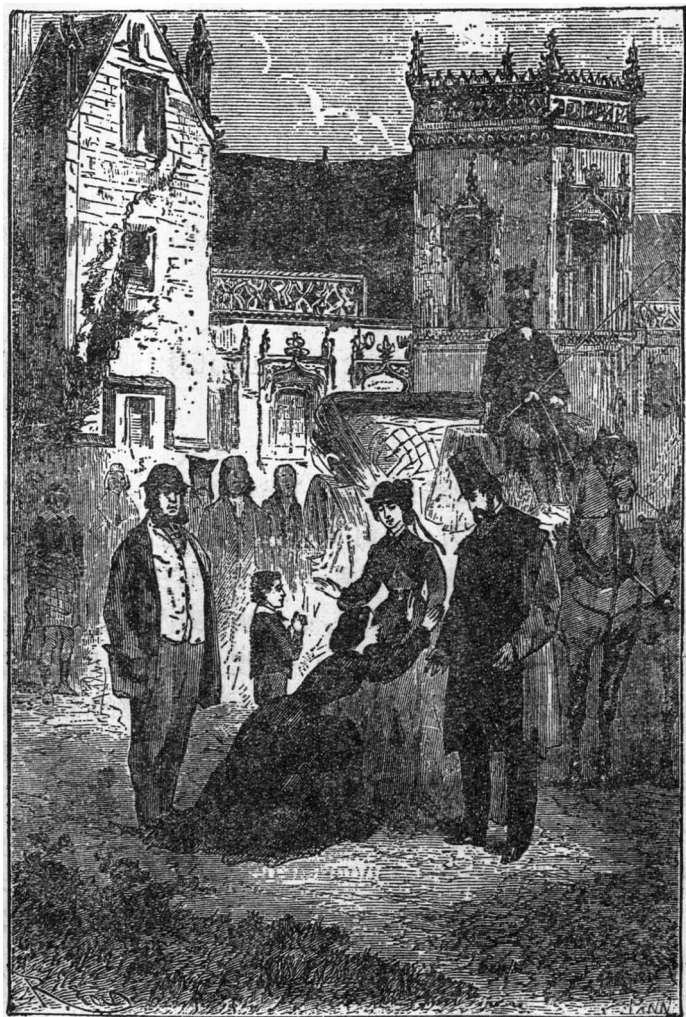
“他们拒绝了？……”

“是呀！他们拒绝派船给我！他们说，为了寻找富兰克林，曾经白费了几百万！他们声称文件太模糊，看不懂！又说，那些不幸的人已经失踪了两年了，很少可能再找到他们！又说，他们既落到印地安人手里，必然被带到内陆去了，怎么能为了三个人——三个苏格兰人！——搜查整个巴塔戈尼亚呢！这样做既无益又危险，可能牺牲的人要比被救的人还多。总之，他们不愿意，什么站不住的理由都搬出来了。他们还记得格兰特船长的那个计划哩，这可怜的格兰特没有救了！”

“我的父亲啊！我可怜的父亲啊！”玛丽·格兰特叫起来，跪到格里那凡爵士的膝前。

“你的父亲！怎么回事，小姐？……”爵士看见那个女孩跪在他面前，吃了一惊，问。

① 英国的一个岛城，以巉岩著称。



“我的父亲啊！”玛丽·格兰特叫起来。

“是的，爱德华，这就是玛丽小姐和她的弟弟，”海伦夫人回答，“是格兰特船长的两个孩子。海军部这样一来，他们是注定要做孤儿的了！”

“啊！小姐，”格里那凡爵士说着，一面扶起那少女，“假使我早知道你们在这里……”

他的话说不下去了。院子里只是断断续续呜咽的哭声，冲破着一片苦痛的沉寂。格里那凡爵士，海伦夫人，少校以及静悄悄围着主人的那些仆从，谁都说不出话来，但是在态度上这些苏格兰人没有一个不对英国政府的这个措施表示愤愤不平。

过了一会儿，还是少校先开口，他问格里那凡爵士说：

“这么说，就没有一点希望了？”

“没有希望了。”

“那么，好！”小罗伯尔高声地叫，“我去找那班人去，我们倒要看看……”

罗伯尔这句发狠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他的姊姊止住了；但是他两个小拳头握得紧紧的，显出一肚子的愤愤不平。

“不能这样，罗伯尔，”玛丽·格兰特说，“不能这样！这些好心肠的大人为我们尽了力了，我们要谢谢他们；我们永远感激在心里，我们走罢。”

“玛丽！”海伦夫人叫。

“小姐，你要到哪里去呢？”格里那凡爵士说。

“我要去跪到女王面前，”少女回答，“我们要看看女王是不是对我们这两个为父亲求命的孩子也装聋作哑。”

格里那凡爵士摇摇头。并不是他怀疑女王陛下的仁慈心

肠，而是他料到玛丽·格兰特是不会见到女王的。求恩的人很少能走到王座面前的阶石下，因为英国人在王宫的大门上和他们在轮船的舵盘上一样，都写着：

“请乘客勿与掌舵人说话。”

海伦夫人懂得她丈夫的意思，她也晓得那个少女去求见女王是不会成功的；她眼见着这两个孩子就要过着绝望的生活了，这时，她起了一个伟大而慷慨的念头。

“玛丽·格兰特，”她高声地叫，“你们等一等，我的孩子，现在听我说。”

那少女本来已经搀着弟弟要走了。她停了下来。

于是，海伦夫人眼泪汪汪地，但是声音坚决而面色兴奋地走向她的丈夫。

“爱德华，”她对他说，“格兰特船长写了这封信把它丢到海里的時候，他是把他的信托付给上帝了。是上帝把这封信交给我们的呀！无疑地，上帝要我们负责拯救那几个不幸的人。”

“你的意思怎样呢，海伦？”格里那凡爵士问。

全场的人都静悄悄地听着。

“我的意思是说，”海伦夫人接口说，“一个人如果结了婚以后就能做一件好事，他应该是极端幸福的了。那么你，我亲爱的爱德华，你为了要叫我快乐，曾经订了一个游览旅行的计划呀！但是天下的快乐有能比拯救被国家遗弃的一些不幸的人更快乐、更有价值么？”

“海伦啊！”格里那凡爵士叫起来。

“是的，你懂得我的意思了？爱德华！邓肯号是一条轻快

牢固的好船哪！它吃得消南半球海洋上的风浪！如果需要的话，它可以作环球旅行。我们就出发吧，爱德华！我们去寻找格兰特船长！”

格里那凡爵士听到这一席话，早就对他那年轻的夫人伸出两只胳膊了；他微笑着紧紧拥抱着她。这时，玛丽和罗伯尔也拉住她的双手直吻。在这动人的一幕当中，所有仆从都感动了，兴奋了，不由自主地从内心里发出了感激的呼声：

“乌啦！乌啦！！乌啦！！！拥护吕斯夫人！拥护格里那凡爵士和格里那凡夫人！”

第五章

邓肯号出发了

我们已经说过，海伦夫人是一个慷慨豪爽的人。她刚才的那种表现就是一个明证。格里那凡爵士有这样一个贤惠的妻子能了解他，能追随他，他也真足以自豪了。当他在伦敦看见他的请求被拒绝的时候，他就打算亲自出马去援救格兰特船长；但是他没有在海伦夫人面前说出，因为他想来想去，舍不得离开他的夫人。现在既然海伦夫人先开了口，一切顾虑都没有了。全家仆从都热烈拥护这个建议，因为主人要援救的都是苏格兰人，都和他们自己一样，是他们的同胞啊；当他们欢呼表示拥护吕斯夫人的时候，格里那凡爵士也夹在里面衷心地为吕斯夫人喝彩。

航行既经决定，就是一点钟也不能浪费了。当天，格里那凡爵士就吩咐孟格尔，叫他把邓肯号开到格拉斯哥港，作南海

航行的准备，并且说这次航行可能要环绕地球一周。应该说明，当海伦夫人提出她的建议时，她并没有过高估计邓肯号的质地；邓肯号确是具有坚固和轻快的优点，很可以作一次远程航行。

邓肯号是一只式样美观装有蒸汽机的游船；载重二百一十吨。我们知道，当初到新大陆去探险的那几只船如哥伦布^①的，威斯普奇^②的，品吞^③的，麦哲伦^④的，都比邓肯号的吨位小得多哩^⑤。

邓肯号有两个主桅：前桅有主帆，梯形帆，小前帆，小顶帆；大桅，带有纵帆，樯头帆；此外还有三角帆，大触帆，小触帆，以及许多辅帆。船上的帆是足够的，它可以和普通快帆船一样，利用各级风力；但是它主要还是靠内部的机器力量。它的机器是最新出品，有一百六十匹马力，并备有加汽机，那是一部具有高压性能的机器，可以加大汽压，推动着双螺旋桨。邓肯号开足了马力，可以达到一个高于当时所有轮船最高纪录的速度。可不是吗，在克来德湾试航时，根据测程仪知道，它的最高速率每小时已经达到十七海里。有这样的速度，它足可以作环球旅行了。孟格尔只要把舱房改装一下就行了。

① 哥伦布（1451—1506），意大利人，美洲大陆的发现者。

② 阿美利哥·威斯普奇（1451—1512），意大利航海家。曾两度探险新大陆，因此人们把新大陆称为亚美利加洲。

③ 品吞（1509—1583），葡萄牙旅行家，曾探险东印度。

④ 麦哲伦（1480—1521），葡萄牙航海家，曾探险东印度及摩洛哥。

⑤ 哥伦布第四次航行带了四只船。哥伦布自乘的指挥船最大，载重七十吨，最小的一只仅载重五十吨。简直是些沿岸航行的小船而已。——原注

他首先扩大煤舱，尽量多装煤，因为沿途补充燃料是不容易的。他同样地，也扩大了粮舱，装进两年的粮食；至于钱是不缺的，他甚至还买了一尊有转轴的炮，安在船头甲板上；谁知道将来有无意外呢？能够发出一颗八磅重的炮弹打到四海里远，总是有备无患的。

我们还应该说明，孟格尔对于业务是十分内行的；虽然他只指挥一只游船，他却是格拉斯哥港在数的一个优秀的船长哩；他才三十岁，面容相当严肃，但是也表现出勇敢和善良。他是在格里那凡家里长大的，格里那凡家里把他抚养成人，并把他培育成一个优秀的海员。在已往的几次长途航行中，孟格尔曾多次表现出他的灵敏、刚毅与沉着。当格里那凡爵士请他当邓肯号船长时，他衷心乐意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因为他爱这位玛考姆府的主人，租弟弟爱哥哥一样，他早就想替他效劳，但是一直还不曾找到机会哩。

大副汤姆·奥斯丁是个老水手，值得十二分信任；船上连船长大副在内一共是二十五人，组成了邓肯号上的船员队；他们都是丹巴顿郡的人；都是饱经风浪的水手，都是格里那凡族的庄户子弟；他们在船上形成了一种诚实人的集团，集团里的人手齐全，连那传统的风笛手^①都不缺乏。格里那凡爵士有了这样一个船员队，就等于有了一支精兵。他们个个都满意自己的职业，个个都热诚，勇敢，善于使用武器和善于驾驶船只，他们都愿意追随船主作冒险的远征。当邓肯号船员队听到这次航行的目的的时候，个个都快活的不得了，“乌啦！”的

① 风笛手是一种专吹风笛的人，现在高地部队里还每队养一个风笛手。
——原注

欢呼声在丹巴顿的山谷里响起了一片回声。

孟格尔尽管忙着修舱贮粮，却没有忘记替格里那凡爵士夫妇准备两个长途航行的房间。同时他还要替格兰特船长的两个孩子布置舱位，因为海伦夫人已经答应玛丽在邓肯号上随行。

至于小罗伯尔，你不叫他去，他会躲到货舱里瞒着人随同出发的。纵然你要他和富兰克林与纳尔逊^①小时一样，过见习水手的苦生活，他也会毫不畏怯地爬到船上来。象这样一条小好汉，你能拗得过他吗？大家都不作此想。甚至于人们还要同意他不以乘客的身份上船，因为他不管做见习水手也好，做小水手也好，做大水手也好，他是要服务的。大家责成孟格尔教给他海员业务。

“好！”罗伯尔说，“我学得不好，他尽管拿皮鞭抽我。”

“这个，你倒不要怕，我的孩子，”——格里那凡爵士用郑重其事的神气回答；用不着说明：船上的“九尾猫”^②已经是一律禁用了，而且在邓肯号上也绝对没有用“九尾猫”的必要。

船上的乘客名单，再加上麦克那布斯少校，就算完全了。这少校是个五十岁的人，态度镇静，五官端正，人家叫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性子非常好，无可批评，又谦虚又沉默，又和气又温柔，不管对什么事，不管对什么人，他总是以人家的意见为意见，他从来不跟人家辩，不跟人家吵，也从来不跟人家发脾气，他攀登敌人的堡垒和上寝室的楼梯一样地镇定，他任何

① 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名将。

② 木柄末端装置九条皮鞭，称为“九尾猫”，英国船上常用这东西打见习水手。——原注

事也不怕，就是炮弹落到他身边，他动也不动一下，无疑地，他将来一直到死也不会找到一个发怒的机会。如果一定要找到他的一个短处，那就是他从头到脚都只是一个地道的苏格兰人，纯血的喀里多尼亚人，固执地遵守着故乡的旧风俗。所以他不愿为大英帝国服兵役，他这个少校官阶还是在高地黑卫队第四十二团里得来的，黑卫队是纯粹苏格兰贵族组成的队伍。麦克那布斯以表兄的资格长住在玛考姆府，现在他觉得以少校资格住到邓肯号船上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以上就是邓肯号游船上的全部人员，这只船，由于一个意想不到的机缘，要做一次现代最惊人的航行去了。自从它开到格拉斯哥的轮船码头以来，它抓住了整个社会人士的好奇心，每天都有大批的人来参观，大家关心的也是它，谈论的也是它，这使得停泊在港里的所有其他船舶的船长都看得眼红，尤其是苏格提亚号的薄尔通船长，这苏格提亚号也是一只漂亮的汽船，就靠在邓肯号旁边，准备开到加尔各答去的。

论大小，苏格提亚号有权利把邓肯号看作一只小艇。然而，人们的兴趣却只集中在格里那凡爵士的那只游船上面，并且一天甚似一天。

是啊，启程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迫近了。孟格尔真精明，真有办法：克来德湾试航后才一个月，邓肯号已经改装好了，煤粮都贮足了，一切都布置好了，就能够放洋了。它定于八月二十五日开船，这样，不等到初春它就可以进入南纬地带。

格里那凡爵士的计划一经公开之后，就有人劝阻他，说什么这种航行太疲劳呀，太危险呀；但是他却不顾一切，准备离开玛考姆府。实际上许多批评他的人都是衷心佩服他的人。

而且整个舆论都坦白表示拥护这位苏格兰爵士，所有的报纸，除了政府机关报，都一致地谴责海军部的审计委员们对这次事件所抱的态度。再说，格里那凡爵士为人，一向就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他只埋头尽他的责任，什么也不去理会。

八月二十四日，格里那凡夫妇，麦克那布斯少校，格兰特姊弟，船上司务长奥比内先生，以及随行服侍格里那凡夫人的奥比内太太，在全府仆从的热诚欢送下离开了玛考姆府。过了几个钟头，他们都在船上安顿下来了。格拉斯哥的居民都怀着敬佩的心情欢送海伦夫人，因为她是一个放弃安逸的豪华生活去援救受难同胞的年轻而勇敢的妇女呀！

格里那凡爵士夫妇住在邓肯号船后的楼舱里。一共有：两个卧室，一个客厅，两个盥洗间，接着就是一个公用的方厅，方厅两边是六个房间，由格兰特姊弟，奥比内夫妇和麦克那布斯少校分住着。至于孟格尔和奥斯丁的房间是在方厅的另一端，背着方厅，面向着中甲板。船员们住在平舱里，也很宽畅舒适，因为船上除煤，粮，武器而外没有载别的货色。所以，空地地方有的是；孟格尔船长曾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空地方来进行内部的一切布置。

邓肯号决定在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夜间三点钟落潮的时候开船。但在开船之前，格拉斯哥市民还看到一幕动人的仪式。晚上八点钟，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旅伴以及全体船员，从火夫一直到船长，凡是参加这次救难航行的人，都离开了游船，到格拉斯哥古老的圣孟哥教堂去了。这是“改教运动”大破坏后巍然独存的一座古教堂，沃尔特·司各特曾用他的妙笔描写过它，现在它大开着正门，迎接着邓肯号的乘客和船

员。无数的人跟在他们后面。在这教堂里，在那古冢累累的圣堂前，摩尔顿牧师为他们祝福，求神明保佑这次远征。有时候，玛丽·格兰特的声音在这古教堂里特别响亮。那少女在为她的恩人们祷告，在上帝面前痛快地流着兴奋感激的眼泪。之后，全体人员都含着无限深情退出了教堂。十一点钟，大家都回到了船上。孟格尔和船员们忙着作最后的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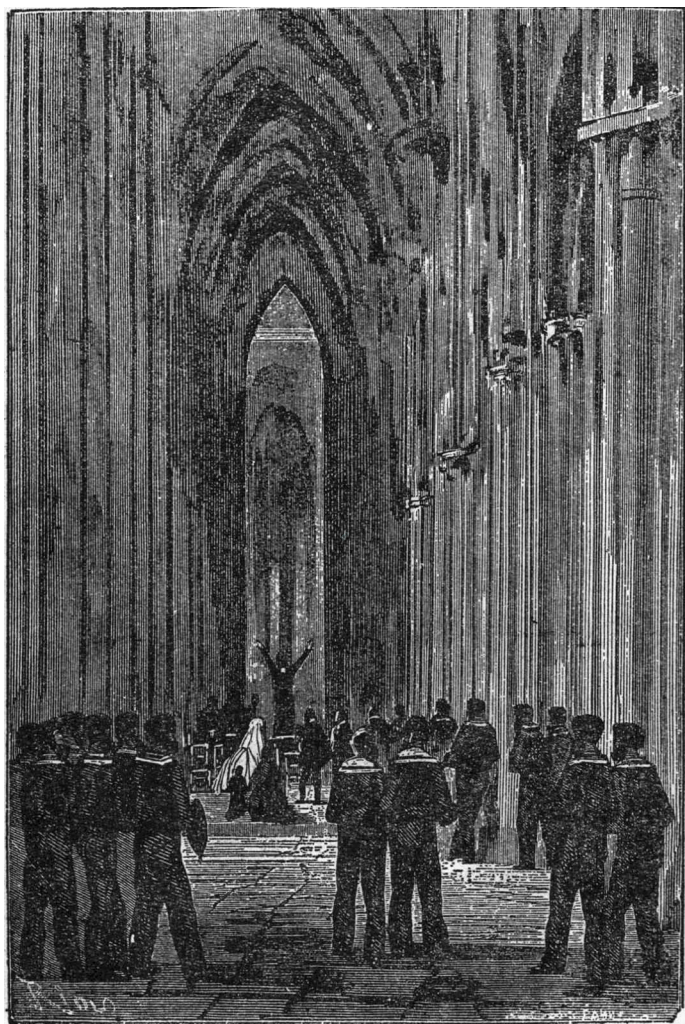
半夜，机器生火了；船长命令加足火力，不一会儿大股浓烟就混杂在黑夜的海雾中。邓肯号的帆全卷藏在帆罩里，以防煤烟污损，因为那时风正从西南吹来，不利于张帆行驶。

到了两点钟，邓肯号在机器的震撼下开始颤动了；汽压表指到四级的压力；沸热的蒸汽在汽缸里嗤嗤地响起来；潮正在平满的时候；曙光可以使人辨认出那条夹在浮标和石标之间的克来德航道，而浮标和石标上的信号灯已经渐渐在晨曦中暗淡下去了。现在正好开船。

孟格尔叫人通知格里那凡爵士，爵士立刻跑到甲板上来。

不一会儿，潮水在降落了；邓肯号的汽笛呜呜地叫起来；它松下缆索，开动螺旋桨，离开周围的船只，走进克来德湾的航道。船长没有另找领港人，他对克来德湾的浅深曲折都十分熟悉，任何领港人请到他的船上来也不能比他指挥得更好。他的手动一动，船就转一转，因此，他右手操纵着机器，左手掌着舵，镇静而老练。过了一会儿，最后的几座工厂消逝了，河边丘陵上出现了疏疏落落的别墅，城市的喧闹声愈过愈远，终于沉寂了。

一小时后，邓肯号贴着丹巴顿的巉岩行驶；又过了两小时，它进入克来德湾了。早晨六点钟，它绕过康太尔岬，出了



在教堂里，摩尔顿牧师为他们祝福。